

金台集

蓝 翎

金台集

蓝翎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以研究《红楼梦》成名的“小人物”蓝翎，近几年来写了大量杂文。《金台集》是继《了了录》之后的又一本杂文集。本书内容广泛，有古典小说评论，当代作品赏析，有看戏听书随感，文坛风气评议，更多的是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批评。它以随笔的形式阐发文艺理论，以犀利而幽默的笔触抨击时弊。文章观点鲜明，尖锐泼辣，形式自由，生动活泼，寓理论和批评于聊天式的漫谈之中。这是一本别具风格的杂文著作。

金 台 集

蓝 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开本32 印张8.375 插页3 千字 129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10355·1

定价：0.91元

序

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曾经批评过，旧志书中患有“八景病”，不论大府小县或名胜之地，总要东拉西扯、七拼八凑，列出本地的“八景”来，以壮观瞻。甚至连占卜人生的命运，也要排比“八字”。多一不可，少一亦不可，有则必八。何以解释？这或许与旧时崇尚偶数的心理有关。但道家则尚奇，玄谈一、三、九之变，而一旦给神仙们编班排队，却又落入“上八仙”、“下八仙”的路数。封建皇帝称“九五之尊”，似乎也不尚偶。所以“八景病”虽流行久远，到如今还摸不透它的病源。北方农村有时还忌讳八，摆席请客，就不上八样菜，以避歇后语“狗上桌子——扒（八）打碗”，那样对客人是很不礼貌的。复杂的旧中国产生复杂的旧习俗，久而久之，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我期望民俗学能发挥其权威

性的研究，以改变至今仍有影响的崇拜偶数的心理。比如现在不少青年男女结婚，也挑选双年双月双日双周，一合算，不也是“八字”病么？

二十年前，我是从北京王府井离开报社下放外地的，回来之时，报社已迁到东郊金台西路。据说昔日“燕京八景”之一的“金台夕照”就在附近一带。恰逢《瞭望》杂志约我写短文，便写了《金台夕照的余晖》等，顺手用了《金台杂录》的总名。这并非刚回来就做起“黄金台”的梦，也没传染上“八景病”，完全是巧合，无需劳“哲学相士”来瞎辩。

以历史悠久著名的燕京，名胜古迹多如牛毛，不要说找出名副其实的“八景”来不费难，就是找出八八六十四景，也是轻而易举的，而且用不着象偏僻的小城镇生拉硬扯，为什么偏偏要凑上一个“金台夕照”？何况燕昭王筑台置金招贤的确切地址，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一说在河北易县的易水之滨，一说在北京郊区。而有关后者，又有谓在丰台一带的，有谓在朝阳门外东郊一带的。可见这一景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后人并没有真正见到过。

依我的揣想，燕昭王筑的黄金台，仅置金千两于其上，绝不会象现在东郊的工人体育馆或农展馆那样大，也不会象天坛那样用汉白玉作台基，顶多

象当时的一座烽火台，也就满不错了。而后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剩下的不过是一抔黄土或残砖碎瓦而已。一抹夕阳斜照，结合欣赏元曲家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尚可增添点苍凉气氛，要讲观景，比起“居庸叠翠”、“西山霁雪”、“太液清波”、“芦沟晓月”，未免寒伧得多。入画，也不如“蓟门烟树”之有意境。但自它被列入“燕京八景”，从未引起疑义或更换，恐怕不能说完全是疏忽。依我看，即使在“八景病”中，有时竟也潜隐着更高尚的欣赏趣味，崇敬高尚的观念超越了对实景的感受。在虚伪的道学气弥漫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的封建末期，人们把“金台夕照”与皇家的禁苑并列为“八景”，不失为一讽刺性的对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封建王朝的命运越衰颓，“金台夕照”的余晖越鲜明。它实不存而名仍在，对我们照样有想象中的欣赏价值。

当过去搞运动的时候，常常听到一句很能鼓动群众的话：“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但实践的结果却经常否定它。说了不算数，错了不认帐，失信于民，直至把我们的国家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我们的党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拨正了航向，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把失去了的民心拉回来，和党心更贴近，变成一条心。党说了算，农村面貌就改变；党

说了算，工业面貌就改变；党说了算，知识分子的地位就改变；党说了算，各行各业的面貌就改变。言而有信是坚持真理的标志。党的威信象一座历史的灯塔，照亮了一切有识之士的心，将永远照亮祖国的上空。与之相比，“金台夕照”只不过是小小的历史陈迹罢了。

陈迹自有陈迹的用处，不一定非废除不可。留下金台路和金台西路的名字，还可以勾引起不少联想。燕昭王筑台招贤，士人来归，得乐毅，伐齐，连下七十二城，奠定燕国强胜的业绩。至惠王，信谗言，疑乐毅，齐国田单乘机而起，火牛阵大破燕军，燕国从此一蹶不振，“黄金台”的效果付诸东流。凭金招士，虽以示信，然有局限，亦难长久，稍一松，士人们便有“长铗归来乎”之怨。但我们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则大不一样，不要说“出无车”、“食无鱼”时不怨，即使被当作罪人投入生活的最底层受折磨，依然不变心，这是任何“黄金台”难起到的作用。所以，知识分子的地位一变，首先想到的不是“富起来”当“万元户”，而是感到才有所施的欣悦。如果单从钱的角度看待他们，那无异于仍站在燕国的“黄金台”上招手，太缺乏时代感了。

正是在全国人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



作者1981年访问朝鲜时摄于元山

7E5964

目 录

序	1
“金台夕照”的余晖.....	1
薛平贵与人才学	5
偷瞥了一眼《语丝》	9
签名与倒牌子	18
为了让逝者真正“安息”	22
莫拿时装比军装	26
“时髦”的变迁	30
“老外”外考	33
“我还没玩够呢！”	36
“小闹钟”闹到何时了	40
莫当嘉平公子	43
打扮入时无？	46
衣帽闲札	49

起点59

拉祖配63

大地漫笔

也是迷信68

关系学69

人才管人71

“他日相呼”73

“要贫嘴”75

唱高调77

没啥了不起79

迷信的末路81

“全才”83

丑神仙85

纱窗87

“老蝗虫”89

吞吞吐吐91

七个仙女还剩三93

愿随笔更繁荣94

消除偏见 繁荣杂文

——在《新观察》座谈会上的发言98

杂谈“招批”103

“无可争辩”的争辩107

不要脑袋冲着酒缸

——听相声偶感	110
诗人也曾尿过炕	114
开锣戏就好	
——看上海昆剧团演出的印象	117
两点感想	
——在张继青表演艺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122
武二郎神气哉!	
——看昆曲《打虎·游街》	126
猪八戒生小狗	130
幼稚·无知·自动对号	134
从“改行”到“单打一”	138
文坛三阶	142
电视剧漫议	145
信念给人以力量	
——看电视剧《华罗庚》感想	152
金剛山麓枫叶红	
——祝贺朝鲜电影周	157
听书琐忆	
——从“武老二”到山东快书	161
“偶感录”偶感	172
“危机”辩略	176
几点分析	
——在《读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185

说《狼》190

有情才动人

——《葛巾》乱弹195

“埋没”说质疑

——读《歧路灯》札记200

秋凉诗热

——读《秋风曲》220

《家书》的启示223

打虎·打猫·打狗230

蟋蟀声声233

桃梨春秋240

后记254

“金台夕照”的余晖

北京昔有“八景”。现在有的仍存，成为著名的游览地，如“芦沟晓月”，“西山霁雪”、“玉泉垂虹”等，有的则早已名存实亡了，如“金台夕照”。

人们常说“观景不如听景”。因为景有实有虚，后者往往只是一种象征或理想的寄托，给人的不是直观的美的喜悦，而主要是抽象的判断和激励。看来“金台”即使犹存，其壮观大概也比不上附近的新型高楼。人们至今所以忘不了它，大概还是因为它继续引起思考的余韵吧。

金台的全名是黄金台，相传燕昭王时筑于易水。后人慕名又在北京东郊仿筑了一个，原址可能在现时的金台路一带。既然列入“八景”，后人也只好信其有而不疑其无。传说就是传说，何必定要坐实。在那群雄割据的时代，为了富国强兵，重要

的一条是要“招贤纳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发现人才，信任人才，重用人才。于是燕昭王采纳下议，筑台置黄金于其上，以招纳天下士。这以后，人才纷纷来归，燕国遂强大起来。然而，好事变坏事自古就有，燕国强大了，燕惠王的骄傲也来了。他唯我独尊，由重人才变成信谗言，以致燕国每况愈下，一蹶不振。

燕国往矣，黄金台的美名却相传下来。看来真正起作用的，恐怕不是作为财富的黄金的光泽，而是人们从黄金闪光中观察到的当政者的诚心和信用。黄金能收买无才的贪财汉。真正的人才，却视黄金为身外物，唯望施展宏才，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推动历史前进。从古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两眼直瞪着黄金而能成大才者。历来吟诵黄金台的诗文，也很少从黄金上作文章，而是多从“信”字上追念古人，冀求来者。人们把夕阳余晖中的土台，当作信的象征。

“金台夕照”虽然是人们心灵中理想之“景”，却比其他实景更能激励起崇高的东西。

“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些话，虽然都产生在旧的时代，似乎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但它毕竟逐渐成为人们观察政事和待人接物的道德标准，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西厢

记》里的红娘，就敢以“言而无信把婚姻赖”的话头，反诘老夫人，替张生和小姐的反封建的婚姻争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难，失民心易”，得也好，失也好，说来说去，无非是个“信”字。它的最终要求是说了要算数，不要朝令夕改，使民无所从。在人们重视黄金台的时候，它的示信价值是远远超过嘴巴的。“金台夕照”之所以能成为一景，倒不一定是人们总想追怀什么燕昭王，而是相信古时候有以信成大事的奇迹。“金台夕照”一景的现实价值，正在于台之不存，却仍有余晖在闪光。

我国经过多年的瞎折腾，损失惨重。失误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时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左”病一犯，脑子发烧，大话乱吹，不顾后果，百姓遭殃。人们为什么心有“余悸”或“预悸”？农民为什么怕政策变？知识分子为什么怕“收”？总不能说这些想法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吧。过去的，过去了；现在要往前看，同心同德，振兴中华。要真正做到同心，说话算数就是必不可少的一条。个人失掉了的东西，不一定都能找回来，但是信任完全能够很快地失而复得。好的政策不随意变，其结果将是去疑存信，人心大振。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文艺界的大好形势也是这样发展出来

的。

北京是人民的首都，祖国的心脏，政令之所出，民心之所系。由此观之，“金台夕照”要比其他七景对人们的启发更大，不要因为已无实景而淡忘了它。

“金台夕照”的余晖正是历史不断前进的折光。

——原载《瞭望》1981年4期

薛平贵与人才学

广播电台为了提倡并促进新兴的人才学的形成和发展，举办了人才学专题讲座，向广大听众普及人才学的知识。我没有从头到尾全部听，只记得其中有一讲是谈家庭对人才的影响的，举了一系列古今中外的例子来论证。有些例子举得很好，如说马克思的夫人忠于爱情，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断然放弃了富贵的生活，伴随马克思度过了艰苦的革命的一生。再如居里夫妇，由于共同的发明创造，对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有些例子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很不严肃的，跟科学的要求离得太远了。

例子之一，认为俄国的伟大诗人普希金有一个漂亮的夫人，以致引起和别人决斗，结果毁灭了这位天才。据我有限的俄国文学史的常识，普希金死于决斗，是俄国统治者策划挑动的阴谋，是借刀杀